

# 大王椰子

## 一片傷心畫不成

文圖／邱志郁

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員

# 草木思情

築若

請讓個位吧 無上的大王  
我祈求庇蔭 閃避滾滾熱浪  
怎奈赤燄無望抵擋  
你的春秋大夢 與我何干  
怨你無地不在 令我燒烤神傷

請借個光吧 無上的大王  
我祈求迴避 你濫情的目光  
怎奈鏡頭始終浮泛  
你的英挺高昂 教我心慌  
量你材質底細 鬆軟弱如危牆

### 傷病

淡淡的三月天，狗皮膏藥貼滿中研院的椰林道。

像是一張張詭譎的怪臉，在霾雨中幽幽竊笑。

更像是一隻隻滿身疥瘡，垂涎不斷的癩皮狗，在焦慮驚恐中頻頻回首。

聽不見遠方吶喊的 萬壽無疆  
眼前笙歌依舊沸揚  
我只能蹣跚  
走在路旁

大王椰子莖幹呈現中段膨大、基部較細的特徵。  
樹葉稀疏，無法成蔭。  
摘自拙作〈大王椰子〉，  
原載《笠》詩刊第270期，2009年4月號

椰子樹幹上的大小坑洞，無論是硬質的痂皮缺口，或是看似鬆軟的蒼斑「腐皮」，都被刮開敷藥再用聚合塗料敷蓋。手術的大小，是根據樹的「病情」而異。操作規模和道具，從粉刺鼻貼、敷臉面膜、嬰兒尿片，到木乃伊式的包裹捆身不等。整排椰子樹，幾乎找不到一棵沒動過整型手術的健康寶貝。乍看之下，有些大面積包覆的樹幹彷彿是上了漆的燈柱。正對行政大樓的那一棵，簡直是從膝蓋包到胸部去了。整片抹成灰色的樹幹，不禁讓人回想起那遙遠的時代，那種被塗寫反動文字，不得不粉飾抹銷的手筆。如此正經八百、公然塗鴉的創意，為原本平淡單調的學園滋長難得的妙趣。

## 救治

樹幹上貼有「大王椰子（腐朽病）防治」的告示牌，是如此敘述：「本院部分大王椰子樹幹及根基部可見空洞現象，經植物病蟲害專家鑑定，確認遭腐朽菌感染，為恐日漸惡化，嚴重影響樹幹結構及公共安全，故即予以病害

防治。」

中研院所雇用的「樹病專家」，似乎是針對菌類病害進行診治。以聚合塗料塗在樹體患處，建立不透氣覆面，試圖窒息性地殺死病菌。

暫且擱置大王椰子是外來樹種，本來就不該全面推廣的論點。樹木生長的過程，原本就難免受外力碰擊，或是受昆蟲啃噬形成傷口。這些傷口，是否真的都受到「腐朽病」侵襲致病，甚至即將惡化危及公共安全？倘若大王椰子果真脆弱到此等不堪造就，是否還需要費心診治？

樹幹上的怪臉，似乎笑得更為詭譎。

無論什麼樹種，都會在受傷的部位自己形成癒傷組織。不管是粗糙或是光滑的痂皮，基本上都具備隔絕微生物感染的功能。少數無力自行痊癒，遭致感染枯死的個體，多半是生長勢貧弱，或是適應不良的種類。除非是爆發惡性疫病，或是爆發類似外來種入侵，在無天敵的狀況下全面失控的嚴重問題，否則根本無須

太在意樹木的病蟲害。病菌無所不在，能夠控制的是慎選適應本地的樹種、提供符合生態原則的健康環境。

植樹耗時，栽植前便應考慮到數十年後的景觀效應。另一方面，更需順應自然演化的法則，該被淘汰的弱勢基因，本來就無須多費心神刻意照顧。救得了一時，救不了一世。少數具備紀念價值的公園老樹，著眼於具備文化財的價值，有時必須以外科手術進行搶救。此等醫治行爲，畢竟是屬特殊案例，無須動用全面性的整型醫療。

從椰子樹樹幹填補塗料處滲出的液體，是樹幹頂部的孔洞滲入雨水，匯積在填補部



「豬腳箍啊，煮爛爛；拐鬼孩子，流嘴涎。」〈台灣童謠〉

猶念醉眠大道的那場饗宴。來不及享用的珍饈甘鮮，是油炸天山雪泥冰棒？還是口蹄疫入味的清蒸蹄膀？



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……這次第，怎一個“醜”字了得？」

〈宋·李清照〉

沒有臉孔的樹靈，經歷這般折磨，如何包紮一顆顆破碎淌血的心？

位，再緩緩由縫隙滲漏的現象。腐爛的樹幹纖維滲出有色的物質，使得流涎像是帶血的膿汁。既然樹幹內部已形成暢通的管道，證明樹幹表面覆蓋塗料並無法有效地隔絕空氣。也就是說：原本企圖藉由窒息性滅菌的手術，可能宣告徒勞無功。原本健康的樹皮組織，卻可能受到不透氣的塗料覆蓋而壞死。

是否真的像告示牌所訴，院區爆發了全面性的所謂「腐朽病」，亦值得存疑。幾株椰子樹樹梢呈現枯黃的現象，也有可能是罹患細菌或病毒導致的萎凋病，或是蟲害所造成的結果。再則大王椰子既已遍及全國機關校園，為何單僅在中研院發病，其他地方卻未有所聞？

藉著探勘山林樣區的機會，順道走訪南投縣魚池鄉一位種植檳榔多年，身兼中盤批發商的石姓農民。檳榔園較常見的是浮塵子、螟蟲、星天牛等蟲害，罕見有病害。「腐朽病？沒聽底講哩！爛心的病樹，若有帶傳染性，趁早斬去燒掉不就好了？」。將檳榔園管理得有條不紊的農民，大概不會和自己賴以為生的事業

開玩笑吧。至於拿小家子氣的檳榔和堂堂正正的大王椰子相比，是否會被譏為辣椒比雞腿？在還沒有出現大王椰子的真正權威之前，到底檳榔業者所言屬實，還是全科通包的「樹病專家」說了算數？

層層謎團，不斷迴旋遊走，就像是疥瘡脫毛、背頂著樹幹使勁磨蹭止癢的癩皮狗。

## 風潮

棕櫚科(Palmae)的大王椰子 (*Roystonea regia*)，原產於古巴，英文名字 (Cuban royal palm) 和中文名稱同樣霸氣十足——「古巴皇家椰子」。日本佔領台灣後，積極而有系統地調查、收集熱帶生物資源，並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熱帶植物於台灣種植，大王椰子是在1898年引進來台。由於植株英挺雄偉，遂被選為景觀樹種大量種植。

台灣大學的椰林大道，是否就是源自日治時期的產物？根據台大校史館的資料照片，顯示在1945年前的「台北帝國大學」時期，校門



大學之道，上了小學就知道。  
大王椰子，學究魅影？之乎者也，道可道非常道。  
就在又長又大的椰林道。

(拍攝於台北市某國民小學校園)

內確實已植有椰子樹。

目前台灣各地政府機關學校普遍種植大王椰子的現象，有學者認為是承繼日本機關的遺跡所致。在此，個人有較為不同的看法。

國人向來對於古蹟文物抱持輕蔑態度，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文化遺毒更是忌諱莫名，刻意剷除唯恐不及。倘若認定椰林道是日本人殖民文化的象徵，豈能幾近全面性地予以保留？相反地，正是由於迎合了當政者的喜好，才得以延續並更進一步地提倡推廣。

再則，因應戰後人口暴增所新設置的大中小學校園，又何嘗是日本機關的遺跡？

就以中研院為例，號稱已有80年的歷史。實際上，中國大陸易幟，隨國民政府撤遷來台的，只有歷史和數學兩個研究所的部份人員和圖書資料。遷台初期，中研院甚至還一度流亡在楊梅火車站倉庫，1954年才在台北的南港現址經營建設。院區並非接收日本機關產業房舍，而是經歷數個階段陸續向在地農民徵收稻田，從頭開始規劃興建。成排的大王椰子則是在1960年代所種植。

自由的學風，吹在欠缺民主基石的沙地上，屹立不搖的大王椰子不改雄偉的本色，貧弱的小草卻難掩蒼白和單薄。

無論是日本或是國民政府，來自北方的當政者，對於洋溢南國風情的椰子樹，怎會不感到新奇驚艷。尤其直挺高聳的大王椰子樹，像極了精神抖擻的精銳衛隊，足以營造威武肅殺氣氛，讓上位者醉心於那種無可抗拒和取代的魅力。幽冥之間，更埋藏了一段心靈深處的創痛。

對日抗戰勝利的榮光，卻未能普照歡欣的大地。接踵而來的，是不同調的號角。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，竟然一路勢如破竹。風雨飄搖，神州陸沈，怎不教人懊惱煩憂又恹恹惶惶。

坐困愁島，木訥憨厚、矢志效忠的大王椰子身影，及時成為心理治療的特效藥。更窩心的還不僅止於此！椰子樹名為「大王」，卻只能畢恭畢敬地排排站，那麼坐在寶座上的，自然就是仁君聖上囉！恰到好處的奉承，簡直是舒服到骨子裡去了。

揣摩上座長官心思，在中國的官場文化是何等玄妙而受用的藝術，尤其在那「效忠領袖」

標語貼得到處都是的時代。正如全國千篇一律的銅像，只要主角樂於被膜拜歌頌，自然會蜂擁廣大信徒競相附和鑄造。參悟了「大王」的意涵，各級首長莫不喜孜孜地也興起身邊有「大王」服侍的風潮。無法走動的「大王」，竟足以凝聚經久不衰的流行趨勢。主政者的偏好、隨從者的阿諛奉行，造就大王椰子身價水漲船高。椰林大道幾乎也成為全國各級機關學校、公務部門的註冊標記。

當然，若將大王椰子在台灣刮起的旋風，盡說是馬屁文化的靈機活現，亦有欠公允。有相當多的承辦人員，或許顧忌動輒得咎，或許只是懶得動腦筋，因循沿襲當時的盛行的習慣罷了。

無論如何，大王椰子獨領風騷數十年，形同景觀氾濫。該算是國人注重創意美學、自然生態、民主思想的沉痾和環境災難。

## 煎熬

匡復綏靖年代的思惟，  
畢竟難以律動人性的基本訴求。  
凌躍藩籬桎梏的渴望，  
豈只單純跨越景觀的制約而已。

過去農業時代處處蒼翠，偶見威武氣派的機關景觀規劃，是有震懾小老百姓的功能。如今官不聊生的時代，管他大官小吏，討個沒趣就得涼快一邊去。首長寶座沒得坐，外邊是否真的涼快些？除了寒流來襲的日子，椰林大道下，哪有涼快的份！盛夏時節，在椰林大道待上一整天可真要出人命。就綠化的評價，大王椰子真是毫無王者之風，既無側枝更沒幾片葉子的窮酸模樣，根本構成不了綠蔭。虛有其表的「大王」，簡直是遜斃了！實際的本領比小兵還不如，護不到自己腳底下的一小片土地。在無法有效藉由植物的蒸散作用散熱的狀況下，潑辣的太陽輻射，肆意揮灑柏油路面。滾燙的熱浪，席捲低頭疾走的過往行人，拍擊生煙的周邊水泥建築，摧殘著嘶吼不停的冷氣機。

奄奄一息的綠蔭，  
趴在霸氣橫秋的空曠中啜泣。  
叢爾小島，發燒的台灣，  
竟恣意揮霍有限的綠地，



滄海明珠，藍田暖玉，  
「椰」掄「烤」場上乾扁了的長長嘆息。

全國的椰林道，是否都能夠安然度過「腐朽病」的考驗？拍攝於台北某國立大學校園

排拒天然的清涼。

蒼翠華蓋，菩提樹下滋生禪機；

牛頓天縱之才，

豈能在椰子樹下頓悟宇宙奧秘？

大學之道上，夢想的泉源被廉價消費，

智慧靈感被燒烤拍賣。

水泥框槽乾硬的泥土，蜷伏著一絲絲的疑問：  
校園機關內，是否真的需要寬敞的柏油道路？

## 定位

台灣各個大學的椰林道，全國行車率最低的快車道。若是杜鵑花的綠帶外圍算是慢車道，兩排椰子樹足夠框出寬裕的四線快車道。一日之間，實際跑過幾部車輛？或許寬廣的大道，足以展現深遠穿透的碩大氣魄；代價卻是揮之不去的輻射熱、終年難得關閉的冷氣機。在面臨全球暖化、都市熱島化效應日益嚴重的今日，節約能源已不單僅是環境保護、道德層面的理念，更攸關

現實生活的切身考驗。

椰子樹的長影，拖曳悲喜兩極的迷夢。在綠島的月夜中是訴不完的衷情；在台北的熱浪中則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酷刑。

走過世界各國校園，不記得有類似台灣般迎賓式陣仗的行道樹。或許，這就是台灣特色吧？不知生活在這區域中的人們，是為自己而過，還是為迎賓而活？無奈地生活在水泥叢林，難道就始終沒有自我主張的權力？究竟台北市的中山北路、敦化北路那種濃到化不開的樟樹綠蔭，還是椰林大道滾燙的柏油路面，是你心目中的理想追求？

學術機構應躬先表率，認真思考校園綠化功能、植栽種類存續對於環境所造成的衝擊。林務機構更應全面停止供應大王椰子的樹苗。

細菌性的疾病，誤判為真菌性病害或蟲害，頂多死了幾棵無關痛癢的椰子樹。

把椰子樹視為珍寶，就像錯將蕙苾當明



栽，天縱英姿將相材。迎風立，放眼遍全台。  
災，烈燄橫空野鶴哀。虛其表，枉翠黛蓬萊。

(聽說大王椰子別名是「文筆樹」，不知又是出自哪個學究的主意？以大王椰子引進來台不過百年的時光，當然是現代人穿鑿附會的妄稱。大模大樣的陣仗，像是爭相歌功頌德的毛筆林，還是像清理廁所後晾乾的一整排拖把？顯然，叫「拖把樹」太過沒學問和氣質；「文筆樹」既討喜又威風。托此名號加持，大王椰子更得以冠冕堂皇地進駐各校園。現今，大學的窄門已不再狹窄，穿透「文筆樹」的烈焰，卻依然燒烤著全國的學子。拍攝於台中某國立大學校園。)



綠島的椰子樹 沒有長影  
奈何一地的月光  
衷情已盡付流水  
酒瓶解我憂愁 勝過大王

太平洋的強風，讓中看不中用的大王椰子全然無法招架，  
僅有短小精幹的酒瓶椰子作勢張牙舞爪。  
拍攝於台東縣綠島鄉某國民小學校園。

珠，糟蹋幾代人的美感生活。

椰子樹美醜各有定見，椰林道卻絕非是全國校園唯一而必要的選擇！

追隨「大王」的風尚已漸遠颺，根深植入腦袋的景觀卻不願被遺忘？

一場從天而降的「腐朽病」風波，淌出的不只是癩皮狗的嘴涎，更透露國民群體藝術美學鑑賞力、創造力沈淪的腐朽現象。

縱有力拔山河的氣概，時運不濟，英雄也氣短。迴盪兩千年驚嘆的西楚霸王項羽是如此，穿鑿附會又虛有其表的大王椰子更是如此。去年至今，各縣市陸續發生大王椰子落葉摺倒機車騎士成傷、樹倒壓死行人的事件。一甲子以來，大王椰子盤據台灣的弊病開始湧現。隨著各地路樹日趨老邁，校園和生活周遭的災難也即將引爆。

唐代詩人高蟾〈金陵晚望〉的詩句：「世間無限丹青手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」。浮雲落日始終如舊，何故滋生傷悲？境随心轉的關鍵色彩，豈不就像是大王椰子投射在時代夾縫中的寫造？

縱使是小學生，都可自信滿滿地說所畫的是雞心、鴨心；敢問世間所有傑出畫家，可曾有幾人成功地畫出了忠心、愛心？更不用說是已懸宕千年未解的一片傷心了。

當政者的歡心，自然會有一批批擁戴者競相交心輸誠；黎庶小民的焦心、傷心，在毫無選擇餘地之中，又有誰堪憐惜理睬？

朔風野大，搖落不掉蓬萊「仙島」溫潤憨厚的綠意，縱有一絲寂寥。

南風微微，吹在發燒的海島。年輕的激情，交相煎熬著莫名的浮躁。

大王椰子，不解人世間的紛擾，兀自聽任喧囂在橫空中飄忽、迴繞。☞